

# 連城三紀彥

RENJO MIKIHICO

劉姿君 譯

# 花葬

KA SOU

我用愛情，  
成就了生命最璀璨的瞬間。  
絢爛如花的女子，  
縱身墮入八場荒蕪的情愛；  
纏綿悱惻的文字，編織出複雜人性的反轉劇；  
唯有無法輕易抹去的一縷幽香，  
才是人們存在與尊嚴的完美詮釋。

**不世出的推理與戀愛小說雙棲大師**

——連城三紀彥

**傳奇代表作・新譯完整版**

「愛戀、哀愁與滅亡的極致美學，  
絕對是日本推理史上不朽的名作！」  
榮獲第三十四屆推理作家協會獎

# 連城三紀彥

RENJO MIKIHICO

港台書

劉俊君譯

# 花葬

KA SOU



原著書名 / 花葬・原出版社 / 光文社・作者 / 連城三紀彥・翻譯 / 劉姿君・責任編輯 / 陳盈竹・編輯總監 / 劉麗真・總經理 / 陳逸瑛・榮譽社長 / 詹宏志・發行人 / 涂玉雲・行銷業務部 / 陳亭好・陳政濤・出版 / 獨步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5 樓 電話 / (02) 2500-7696 傳真 / (02) 2500-1967・發行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讀者服務專線 / (02) 2500-7718; 2500-7719・服務時間 / 週一至週五: 09:30-12:00、13:30-17:00・24 小時傳真服務 / (02) 2500-1990; 2500-1991・讀者服務信箱 E-mail / service@readingclub.com.tw・劃撥帳號 / 19863813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發行所 / 城邦 (香港) 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 樓 電話 / (852) 25086231 傳真 / (852) 25789337 E-mail / hkcitye@biznetvigator.com・馬新發行所 / 城邦 (馬新) 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 / (603) 90578822 傳真 / (603) 90576622 E-mail / cite@cite.com.my・美術設計 / 黃曉鵬・印刷 /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排版 /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民 101) 5 月初版・定價 / 399 元 ISBN 978-986-6043-21-5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花葬 / 連城三紀彥著; 高詹燦譯. 初版. -- 臺北市: 獨步文化: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2 [民101]  
面: 公分. (日本推理大師經典; 33)  
譯自: 花葬  
ISBN 978-986-6043-21-5 (平裝)  
861.57 101006285

MODORIGAWA SHINJU / YUHAGHI SHINJU  
by RENJO Mikiiko  
Copyright © 2006, 2007 RENJO Miki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complex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連城三紀彥  
花葬

CONTENTS

日本推理大師，永不墜落的熠熠星團 編輯部 出版緣起

那一眼的燈火輝煌終究要老 曲辰 總導讀

藤之香

017

桔梗之宿

049

桐棺

089

白蓮寺

141

返回川殉情

189

花緋文字

241

夕萩殉情

287

菊塵

355

# 連城三紀彥

RENJO MIKIHICO

港台書

劉俊君譯

# 花葬

KA SOU





花葬  
連城三紀彥

CONTENTS

日本推理大師，永不墜落的熠熠星團 編輯部 出版緣起

那一眼的燈火輝煌終究要老 曲辰 總導讀

藤之香

017

桔梗之宿

049

桐棺

089

白蓮寺

141

返回川殉情

189

花緋文字

241

夕萩殉情

287

菊塵

355



# 日本推理大師， 永不墜落的熠熠星團

一九二三年，被譽為「日本推理之父」的江戶川亂步推出〈兩分銅幣〉之後，日本現代推理小說正式宣告成立。若包含亂步之前的黎明期，此一文類經過了將近百年的漫長演化，至今已發展出其獨步全球的特殊風格與特色，使日本成為最有實力的推理小說生產國之一，甚至在同類型漫畫、電影與電腦遊戲的推波助瀾之下，日本著名暢銷作家如桐野夏生、宮部美幸等也已躋進亞洲、歐美市場，在國際文壇上展露光芒，聲譽扶搖直上。

我們不禁要問，在新一代推理作家於日本本國以及臺灣甚或全球取得絕大成功的背後，有哪些強大力量的支持、經過哪些營養素的吸取與轉化，能夠在競爭激烈的國際舞臺上掙得一席之地？在這些作家之前，曾有哪些重要的作家精耕此文類、獨領當時風騷，無論在形式的創新或銷售實績上都睥睨群雄、立下典範、影響至鉅？而他們的努力對此文類長期發展的貢獻為何？此外，日本推理小說的體系是如何建立的？為何這番歷史傳承得以一代又一代地開發出一批批忠心耿耿的讀者，並因此吸引無數優秀的創作者傾注心血，人才輩出？

為嘗試回答這個問題，商周出版在經過縝密的籌備和規畫之後，於二〇〇六年初推出全新書系「日本推理大師經典」系列，以曾經開創流派、對於後

輩作家擁有莫大影響力的作家爲中心，由本格推理大師、名偵探金田一耕助及由利麟太郎的創作者橫溝正史，以及社會派創始者、日本文壇巨匠松本清張領軍，帶領讀者重新閱讀並認識在日本推理史上留下重要足跡的作家，如森村誠一、阿刀田高、逢坂剛等不同創作風格的重量級巨星。

日本推理百年歷史，從本格派到社會派，到新本格、新新本格的宣言及開創，眾星雲集，但跨越世代、擁有不朽魅力的巨匠們，永遠宛如夜空中璀璨耀眼的星團熠熠發亮，炫目不墜。

獨步文化編輯部期待能透過「日本推理大師經典」系列的出版，讓所有熱愛或即將親近日本推理小說的讀者，親炙大師風采，不僅對於日本推理小說的歷史淵源有全盤而深入的理解，更能從經典中讀出門道、讀出無窮無盡的趣味。

# 那一眼的燈火輝煌終究要老 ——連城三紀彥的「花葬」系列

曲辰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

在《五燈會元》這本關於禪宗歷史的書中，有這麼一段有名的故事：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眾。眾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這就是「拈花微笑」，也就是禪宗的由來。雖然根據考察，這典故其實是自唐朝之後才出現的，其中的確準確傳遞了禪宗那種「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特色。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為甚麼是拈花？花在這邊，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其中的深意，或許暫且留待佛學家們去挖掘，但我想說的是，花，作為自然界相當繽紛多彩的一個存在，的確被人賦予了相當多的含意，從《詩經》、「楚辭」到大家都讀過的《愛蓮說》，無處不將花草比附成這個世界。也就是

說，相較於禪宗還需要強調自己「不立文字」，花早就憑著自己的形象，在我們心中闖蕩出一片屬於花的符號體系。

由是，與中國分享大部分文化底蘊的日本，若出現一個推理小說系列名之為「花葬」，我們也理所當然的會想到《紅樓夢》中的〈葬花詞〉：「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而這麼滄桑的一段詞，究竟與這個推理書系有什麼關係？

這或許要從作者身上談起。

### 落花生獨立，微雨燕雙飛

眾所皆知，清張之後，社會派推理小說大行其道，本格偵探小說進入黑暗期，根據傳博的說法，這樣的局面一直要到一九六九年出版社開始整理清張之前的偵探小說家全集稍見轉變。但真正屬於當代的偵探小說風景，直到一九七五年二月，由傳博主編的《幻影城》雜誌出刊才見曙光。對當時的偵探小說迷而言，《幻影城》的出現猶如沙漠中的綠洲，為一片乾涸的本格偵探小說提供一個足堪參考的視野，儘管這本雜誌在四年後就停刊，但可說沒有這四年，就沒有之後的島田莊司，更不可能迎來一九八七年的新本格元年。

《幻影城》當時提倡的是「浪漫本格的復甦」，為強調這點，舉辦專屬的「幻影城新人

獎」，以現今的眼光來看，這個獎只辦了四屆，卻發掘泡坂妻夫、田中芳樹、栗本薰（註）與連城三紀彥這四位作家，其歷史高度與密度實在驚人。

本名加藤甚吾的連城三紀彥，一九四八年出生，是名古屋人。他在一九七二年自早稻田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後，就因為喜歡電影，而到巴黎留學專攻劇本寫作，回國後於一九七八年以〈變調二人羽織〉成為「幻影城新人獎」候補，就此以推理小說家出道，同年在《幻影城》上連載「花葬」系列，一九八一年時以同系列短篇小說〈返回川殉情〉奪得第三十四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一九八四年，他一方面以《宵待草葉情》得到吉川英治新人獎，一方面靠《情書》博取當時尚稱通俗作者桂冠的第九十一屆直木獎，可惜從此轉向戀愛小說領域發展，直到二〇〇二年才重回推理小說界。

八〇年代的連城小說被稱為「新感覺派」，當然是為了強調與大正末期的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的文脈關係，當時日本剛發生關東大地震，安定的社會與舊有的價值觀遭到撼動與破壞，同時，原有的自然主義文學也漸呈現衰疲之象，因此注重都市感性、強調語言創發的新感覺派興起。或許是曾留學法國，儘管都被稱為本格推理，但連城的小說與承襲英美推理小說系統的作品不同（如昆恩、范達因），雖有詭計，卻不占據明朗的位置，轉而注重謎團的

註 栗本薰於一九七六年先獲幻影城新人獎評論部門佳作，至一九七八年才取得江戶川亂步獎，並以小說家身分出道。

氣氛與場景的烘托，透過象徵與描述的比對，將推理小說昇華至文學層次，與新感覺派的確頗有共通之處。

但較之大正文人立足日本古典、往西方前進的氣勢，連城的小說則是注重現代感性之餘，注入日本原有的蘊藉風情。例如，直木獎得獎作《情書》，就是結縈十年的丈夫為照顧罹患絕症、僅剩十年性命的舊情人而離家出走，妻子知情後不但大方同意，扮演成丈夫的「表姊」照顧病患，甚至為成全舊情人「沒辦過婚禮就辦葬禮，未免太悲哀」的心情，同意離婚讓丈夫與舊情人結婚。以現今的眼光來看，這樣的情節陳腐、老朽，充滿對女性的壓抑及男性的為所欲為的描寫，但無法忽略的是，只有在日本那樣凡事靠默契、常識、眼神及語尾稍稍變化的暗示構築的文化中，小說中展現出的情書的迂迴形式才可能成立。

而這就是連城的魅力。他的戀愛小說宛若推理小說，不到結尾不知如何發展；推理小說則表現的一如戀愛小說，充滿男女的廝磨及嘆息。

###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花葬」系列是連城的短篇小說代表作，起先連載於《幻影城》，停刊後轉至《小說現代》，詳細出處如下：

藤之香

（幻影城一九七八年八月號）

菊塵

（幻影城一九七八年十月號）

桔梗之宿

（幻影城一九七九年一月號）

桐棺

（幻影城一九七九年五月號）

白蓮寺

（幻影城一九七九年六月號）

返回川殉情

（小說現代一九八〇年四月號）

花緋文字

（小說現代一九八〇年九月號）

夕萩殉情

（小說現代一九八二年六月號）

在這八篇小說中，連城除展現一貫幾乎臻至藝術境界的優美文字外，還巧妙創造出一種嶄新的推理小說型態。

「花葬」系列在推理小說的位置上，大體可說是承接卻斯特頓「布朗神父系列」的心證推理脈絡，同時也將布朗神父小說中獨有的「悖論趣味」（paradox）發揮到淋漓盡致，意即故事本身可從正反兩面來看。由正面看合理，但反過來，則能窺見一則截然不同的故事。例如〈返回川殉情〉，原是追隨一個歌人的殉情之旅，卻在最後出現令人訝然的逆轉，更凸顯其悲傷與無奈。

另一方面，連城在「花葬」裡，由於運用相當曲折與纏綿的文字，並巧妙將線索安置在許多轉折中，因此不知是有意或無意，他可說在相當早的時代就進行了關於「敘述性詭計」的各種實驗。只是後期由綾辻行人帶起的敘述性詭計風潮，著重在作者對讀者的惡作劇，往往在揭開謎底的同時，讀者才恍然大悟：原來謎團在這裡。而連城的「花葬」系列運用的敘述性詭計手法，則奠基於人性的不可預測，及在敘述往事上常有的記憶闕漏或補白的不可信。最終造成的效果，也不單純只是讀者大笑「唉呀，被騙了」，反倒勾起心中更深的嘆息，明瞭世上總有些無可奈何的事情存在。

也因此，這系列裡的謎團，往往不是單純的究竟誰殺了誰，而是在時間洪流中，不斷撿拾著某人留下的殘片，拼湊出事件的輪廓與命運的軌跡，如同與人擦肩而過，嗅到一股芳香，循著往前找去，驀然回首，才發現燈火闌珊處，有株花正幽幽吐露芬芳。

###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本書中的故事，背景多為明治末期至昭和初期，特別是大正時期，想來是連城傾盡全力描寫的關鍵時代。

大正是日本一個相當特別的時代，當時距明治維新已三十多年，現代化不再只是知識份子或國族改造者的口號，而是全民具備的基本知識。倘若以洋服為基準，大正時期的

「modern girl」正式確立穿襯衫、外套、窄裙的基本外出服形式，和服逐漸式微。另一方面，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靠著支援軍備與民生用品而經濟大好，進入所謂「消費社會」時代，百貨公司、甲子園棒球、寶塚歌劇團，都在這個時候出現。同時，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的關東大地震，因剛好是午餐開伙做飯的時間，全東京幾乎都遭到祝融之災，百廢待舉之際，恰好實行第一次的都市改造計畫，藉著從頭推翻的機會，將東京從根柢打造成追得上外國的現代都市。

於此同時，由於汰換成現代體質，日本人開始接收民主、自由等思想，於是強烈意識到身處的社會階級的不可動搖，過去從未出現的問題隱隱作亂，勞資糾紛、佃農問題，乃至風化區的毀禁與否，都挑動日本人不安的神經，直到關東大地震後，這股不安正式成為軍國主義的導火線。簡單來講，大正時期的日本，猶如石榴花在開得最豔麗的時刻凋萎結果，飄散馥郁甜香時，某個陰影則在蒂頭隱然埋下爛熟的屍臭。

連城自小生長在佛寺，想必讀過《佛說譬喻經》。當中提及，有人為惡象追趕，只能抓住一根枯樹根躲進枯井。黑白兩鼠爭相咬嚼著樹根，井的四周有四條毒蛇打算咬他，井底還有條毒龍虎視眈眈等他掉下。但在這時，那人發現從樹上滴下五滴蜂蜜，便張開口品嘗，一時幾乎忘卻身處生死存亡之際。連城似乎是看到當時的日本，每個人都像懸掛在那樣的樹根上，白天與黑夜幻化成老鼠不斷進逼，但人們視若無睹，只管肆意感受流連口中的甜蜜。於